春秋分記

二四

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

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

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

佞夫罪在王也

昭公傳七年單獻公弃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

殺獻公而立成公

傳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

戎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

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邇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弃其始冠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陰戎之祖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

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雖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文公雖伯未能改正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送死衣反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

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文王伐密須得其鼓路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賜晉文大路戎路鏚鉞秬鬯鏚斧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談九世祖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

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代居其位）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

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𩣡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葬景公還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子猛黨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

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子朝之黨）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　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敬王居狄泉尹氏又立子朝）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謂敬之父獻公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幽王時）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

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求福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敬王大夫晉以溫兵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王者取其王將賣之則為石

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經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傳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

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冬十月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經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二十六年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子朝之徒）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

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
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灋倍奸
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
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厎若我一二
兄弟甥舅奬順天灋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
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
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
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

傳二十九年春三月已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子朝之餘）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經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傳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定公經元年春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卒於

甯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役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舊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周

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姑蕕大夫）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傳八年春二月已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

經十有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

哀公傳三年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見晉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新注杜注未必然柳宗元弔萇弘文叔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定莊子外篇謂血化為碧忠義可知矣

傳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史記皆在十八年

右周天王始終春秋凡十有三王書崩者凡七

而猶未恣横小國未有被執遭滅而邦國尚知有王室焉及莊僖而下霸政代興盟會征伐皆霸者司之甚則執其君墟其社稷於王政乎何有又降而政在大夫則夷狄盛陪臣彊變日極矣故備論之以證東周一代所以升降而明作春秋宗指若其行事則具著于篇

春秋分記卷四十七

宋　程公説　撰

內魯第一

子言之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則何以約乎魯史如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宋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矣春秋所以託魯者約魯史以明王法以

伯禽於曲阜為魯侯自伯禽至隱公凡十四世春秋始隱公至哀公十二世哀公十四年春秋絶筆獲麟二十七年哀公薨左氏傳終國在今襲慶府仙源縣

隱公　　桓公

莊公

隱公 謚灋不尸其位曰隱名息姑惠公子繼室聲子所生在位十一年薨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

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新注凡王朝及諸侯之來于魯傳文雖詳見他國而經皆書于此以魯史也下倣此　公子益師卒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胡安國曰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

則冬十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
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
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
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
人語顔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
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
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
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

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

不書即位攝也

公說曰禮天子亮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太甲之祖桐宮居憂三年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成王少周公相之為政七年而後反蓋以冢宰為政耳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凡此皆書所載也隱公居位十有一年生稱公歿稱薨安得謂之攝胡安國曰隱公闕即位仲尼削

之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

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簒弑所由起

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

於邾故為蔑之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

命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

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

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

氏以尹為君蓋字之訛也故於此辯左氏君氏之

非而系尹氏卒于周云

經四年春王二月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四年春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元年）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州吁之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新注鄭康成曰固請而行者著其强很之性無

秋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萬舞)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憾諫觀魚)寡

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無傳)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八年春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冬無駭卒(公子展孫)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

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詳見鄭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傳見滕薛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新注凡盟會征伐雖他國

傳元年春公即位

公羊傳曰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

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

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劉敞曰祊自祊田許自許田以祊易許改為以璧

易許是為鄭伯諱不為魯公諱也經書入祊久矣

何故至此乃卒易祊田乎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劉敞曰平原出水之事最鮮著為平原出水者記異也

冬鄭伯拜盟

經二年春正月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傳見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呂祖謙曰哀伯之諫取郜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攷然桓公於弒逆猶忍為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内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唯納賂之是諫言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况下此者乎

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

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在徼咎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

傳三年春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而雩建巳月始殺而嘗建酉月閉蟄而烝建亥月過則書

經六年春正月實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紀侯來朝傳見紀

傳六年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怒故有郎之師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　秋大閱簡車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

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　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文王昌　武王發）以類命為象（孔子首　象尼丘）取於物為假（伯魚生　饋鯉）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　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　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　名具武公名敖更以　其鄉　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

之曰同物類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無傳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無傳　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無傳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見紀傳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二月公會宋公于闞無傳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傳見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見鄭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杞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見鄭 夏大水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傳十六年春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秋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胡安國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逆王姬無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王姬

歸于齊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

蘇轍曰不書即位繼故也左氏曰文姜出故也文

姜之出孰與桓公之薨且出在三月舍其大言其

細失之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秋築王姬

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穀梁傳曰單伯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築王姬之館于外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經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冬公次于滑鄭地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齊遷紀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趙匡曰案經無信舍之文此例妄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無傳公穀作饗古者饗享通用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　秋郳犂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經六年秋公至自伐衛螟無傳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傳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劉敞曰大水無麥苗為記災而書而猶謂之不害嘉

穀乎且隱元年例曰凡物不為災不書今不害嘉
穀是水不為災不應書大水矣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
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
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
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虎皮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予斯切　冬王姬歸于齊

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奔

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經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十三年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平者蓋平九年十年之怨也杜曰始與齊相通好以下凡與齊相會盟傳皆詳見齊

經十有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

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說曰左氏國語皆出於丘明之手國語載魯莊公丹桓宮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諫之注曰匠師慶掌大匠大夫禦孫名也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諫之注曰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國語所載刻桷用幣二事所諫者一則禦孫二則展父而左氏所載皆出於御孫夫刻桷匠師諫之用幣宗伯

諫之似若有理若謂皆出於御孫則是越匠師而
侵宗伯之事矣左氏所載不若國語為正
經二十有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歸于杞無傳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
如陳
傳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
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

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楊時曰若如此說則孔子所書日食非正陽之月者皆空言也夏書亦不當言乃季秋月小雅亦不當言十月之交噫是說也啟庸君荒怠不畏天戒之心甚矣

經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侯

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傳見齊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見陳　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無傳　公會齊侯于城濮傳見齊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廵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經二十有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大無麥

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李堯俞曰諸侯救患分災若歸粟於蔡禮也告糴非正也莊公即位今二十有八年興師者十二盟會者九又狩禚觀社丹楹刻桷納幣築郿皆過禮費用是致國家空虛而告糴下又書新延廄城防之類甚之也左氏以為合禮則禮經所謂九年三年之蓄者宜

為非禮乎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城諸及防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分秋分）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龍星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水昏正而栽（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日至而畢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無傳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傳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夫見孟任從之閟

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